

北海文史

第七辑

第一等人第一等事

(为第九届毕业同学进言)

· 林翼中 ·

芸芸众生，虽不知其所自来，然所以寄其生命于天地之间，以渡过数十寒暑，无论贤与不肖，率皆若是。惟是贤之为贤，不肖之为不肖，则又非与生俱来，而一成不变者，盖人之秉赋，智愚善恶，未必尽同，由于天赋之殊，而又受后天环境之影响，致各畏其趣，则又比比皆是。明乎此，则人之为人，其贤不肖系于天者盖小，而关乎人者则甚大。明薛敬之云“千古取贤，非是天生底，只是明此心分晓。”是则人之立身行事，欲求有所成，只有求诸己，不能求诸人，亦不能求诸天也。何谓求诸己乎，一日立志，二日有所任。汪宋革云“贫莫贫于无才，贱莫贱于无志。”志能立，然后能历患难而不稍阻。顾炎武云“天生豪杰，必有所任。”有所任然后能忘利害而致事功。故天之生人，各有所志，不自弃者，应立志为第一等人。人生于世，必有所任，有抱负者，必致力于第一等事。

何谓第一等人，王阳明十二岁时，就师受业，问何为第一等人，师答以续书登第，阳明云恐未是，该是续书作圣人。是第一等人，乃为圣人。孟子云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”。是第一等人，乃为大丈夫。是则第一等人云者，当是非常人矣。然而圣之为圣，大丈夫之为大丈夫，皆非非常人之谓，实只为常人所具之通性，能历久不懈，始终如一，皆可力行而至。柳下惠圣之和，伯夷圣之清，皆以圣称，苏武之持节，管宁之清操，颜果卿之骂贼，固以谓大丈夫也。然迹其所为，亦只是坚其所守，不以生死易其操，如马援所云“丈夫为志，穷当益坚，老当益壮”而已。是则第一等人，固人人可为，不必以其高不可攀而自馁也。何谓第一等事，鲁叔孙豹称立德，立功，立言，为三不朽，宋张载云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世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范仲淹“以天下为已任”，此固为第一等事。然易言，“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，闲邪闭其诚，善世而不伐。”其所指虽皆日用平常之事，未尝及乎高远，然实亦为一等事也。且若此之事，人人皆能知能行，诚如中庸所云：“君

子之道，费而隐，夫妇之愚，可以与知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妇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”愚夫妇之所至，有时竟超乎圣人之上，是无论若何之事，其有裨于世道无愧乎衾影者，行之既久，持之愈固，则皆成为非常之事，亦即第一等事，绩之既富，守之愈坚，则皆成非常之人，亦即第一等人。明乎此，则第一等人，实人人可为，第一等事，亦无事非是。使能诚以行之，信以守之，则由小而大，由近及远，非常之功，不世之名，固不难基于“有志者事竟成”之一念而获致之也。

诸君今已卒其所业，学有专长，出为世用。以所学言，已是高人一等。然千里起于跬步，大木始自萌芽，诸君已有过人之才，尤不可无过人之志，故宜努力作第一等人。当今国运艰屯，生民涂炭，人心陷溺，道义不明，气节全亏，是非颠倒，非有意志坚定之士，激浊扬清，实无由挽回世运，故更宜努力作第一等事。

概括言之，所谓第一等人，凡能尽其在我，毫无愧作，皆为第一等人。循是，可为乡党善士，亦可为豪杰圣贤。所谓第一等事，凡属分所应为日用平常之事，皆为第一等事。循是，可以立身行己，亦可以任重致远。故欲为第一等人，其宜先致力者，约有数端：

一、立志之坚定。立志之要，前人已常言之，实亦人人知之。其要均以人之行事成败，无不视其立志坚强与否以为衡。惟志之为物，实至玄妙，而难捉摸。大概心有所向，则谓之志。志之强者，对于任何困难之事，均可以排除万难而底于成。王阳云“志不立，天下无可成之事”，欲为第一等人，此言可深长思也。

二、不断求取新知。立身济世，无不由学。而学问之道，无非以处事切用为主。方今新知增拓，日新月异，无论社会科学，自然科学，均日在演进之中，尤以后者为甚，苟不是不断致力求取，故步自封，欲应付此变动不居之世运，岂能有济。

三、力行知耻。志已立矣，知亦日已新矣，使无行以副之，则其志将所附丽，而所知亦如盲人骑瞎焉，无所适从。王阳明云“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工夫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”则力行之不可忽视，毋待赘言。至于知耻，尤为立身行己之要，孔子云“行己有耻，”盖不知耻则无所不为，又焉有进德之一日邪。孔子又云“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，”朱子云“不奋发则心日颓靡，

不检束则心日恣肆”，能本奋发之气以力行，检束之心以知耻，自无颓靡肆之弊，而近乎仁与勇矣。既仁且勇，非第一等人而何。

四、不骇俗。庸常之行，不足以眩世。若此之人，最易为人目为凡俗，嗤为不足有为。故稍具聪明之士，其一言一行，恒有务以惊世骇俗为高。以为不如是，不只平庸不足遭，且不易博得人之刮目相看。不知骇俗之行，或能快意一时，然其结果，为害滋大，申鉴云“君子所恶乎异者三，好生事也，好生奇也，好变常也。”故欲借骇俗以为第一等人，犹南辕而北辙也。

五、不立异。现实所表现，必不能尽人如意，青年对此尤甚。不知现实之产生，纯由环境孕育而成，并非无因而至，故对现实不满，而思标奇立异，以为不如此，现实将无改良之望。不知立异之极，必至横决而僨事。欲为第一等人得乎。

欲为第一等事，其宜先致力者，亦有数端：

一、不顾私利。私利之起，由于私欲，既有私欲，则必有所蔽，有所蔽，则不能明。斯时欲求虚心固难，欲用刚以应付事事物物尤难。是以顾私利之念一生，第一等事之成功势必无望。清陆陇其云“欲淡则心轻，心轻则理见。”处事能本乎理，自能不为物欲所扰，人苟能不为物欲所扰，则何事不成乎。

二、不务虚名。名者实之宾，实至名归，其名斯显。若舍实际而尚虚名，则必不能实事求是，而常存侥幸之心，于是不惜走捷径以求速成，务矜夸以致虚誉。不知第一等事之成，无非涓滴勤劳来，岂故为标榜，互相延誉，即可以幸致哉。

三、不求近功。为善无近名，谓善之效不可速见也。不汲汲于富贵，谓富贵之不可强求也。第一等事是何等事，苟存急功近利之心，一遇挫折，必至怨天尤人，而归以溃败矣。

四、不畏难。畏难苟安，人之恒情，好逸恶劳，本是常性，人且拼弃畏难之心，持以毅力，然后能不屈不挠，覆险如夷，久而愈固。惟不畏难之心，须经相当修养，不能一蹴而几。否则纵能一对奋发，终必不能持久，一经困难之迭至而自馁矣。尚何第一等事之可成耶。

五、不离群。天下之事，非成于一人，故群策群力尚矣。是以相濡以沫，嚶鸣求友，不惟缓急可以相需，而事功之成，有赖于群力相助者至多，此敬业乐群之所以为昔人所重视也。彼离群索居，遗世独立者，终不能语于大成。

然天下之事，亦至难言。吾人幸而读书稍有所得，于第一等人与第一等事，虽不败适于自负，亦不可妄自菲薄，第此物此志，固不可不先有以自立，此亦陆象山教人先立乎其大者之意也。虽时会之来，每不可知，欲速不达，古有明训。但能自强不息，则精诚所至，终能自达，可以断言。盖历履愈险阻，志气愈贞固，磨练坚刚，成就愈扩大，斯为易之理。惟是立志作第一等人，可求之在我，立志作第等事，则成之或在天。切不可因一时志未达，即怀沮丧之心，实达“人定胜天”之旨，务须恬淡自处，择善固执，修德待时，居易俟命。易言，“君予以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，”殆谓此也。孟子云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，”能悟此旨，则思过半矣。

管子云，“一年之计，莫如树谷，十年计，莫如树木，百年之计，莫如树人，”树人，第一等事也。本校经播迁，历经艰困，然犹一木此旨以进行不懈者，毋亦欲稍为树人之计勉力耳。幸承社会人士维护，使得稍立基础。前为使校事获得较合理进展，决定申请注册为不营利学校，早交律师办理手续，只以种种困扰，延迁至今。现李董事长钦甫先生返港，主持督促，拟在最短时间，消除纷扰，办妥一切手续。一俟办完毕，即将学校公诸社会，由社会人士共谋发展，以期此第一等事之得以完成。

吾人纵观历史，伊古以来，固有不少得天独厚之人，其对于作成第一等人与第一等事，游刃有余足以为之者，只以一念之差，失其平生所守，遂至蹉跎荏苒，名不立而事不成，其事至堪惋惜。然亦有平日碌碌无所表见，或不为人称道，只以一念之善，勇猛前进，一旦发皇踔厉，能人之所不能，以创造惊天动地之事者。以此相较，二者之相去，何啻霄壤，然其成败之因，亦不过始于毫厘之差而已。曾国藩云，“不为圣贤，便为禽兽，”谓圣贤与禽兽之相去，只有一间，诚慨乎言之矣。

总之第一等人与第一等事，皆吾人之分内事，故本与人善之旨，谬为指陈，当一本此旨，用以自勉。希望共喻此旨，其有益于社会人群国家民族者，则宜忘我以赴之，反是者则断然勿为。循是而持恒踏实，锲而不舍，聚涓滴以成江河，终必有达到鹄的之一日也。

(录自香港《海峽晚菘集》)